

在川流不息的舞台上,《茶馆》宛如一枚时间胶囊,封存着王利发的时代、老舍的时代和焦菊隐的时代

《茶馆》是中国特有的戏剧现象

■本报记者 柳青

1988年,北京人艺南下上海,演出五部大戏,《茶馆》压轴。时隔36年,北京人艺再度驻演上海,这一次,《茶馆》是头炮。

自从焦菊隐和夏淳导演,于是之主演的《茶馆》在1958年首演,话剧《茶馆》和北京人艺成为一组无法切割的名词,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戏剧史里,找不到第二部作品能够拥有《茶馆》的地位——这是老舍的剧本和焦菊隐,于是之的演出构成的,更有北京人艺作为当代中国最高水准的话剧艺术创作中心的权威性作为加持。

几年前,面对孟京辉导演的《茶馆》引发的轩然大波,老舍的女儿舒济说了这样一句话:“剧作者已逝,剧本不会改变了,但舞台在继续不断地发展变化。”当时,她也透露了一些罕为人知的细节:“从1966年至2016年底,在《茶馆》受到版权保护的50年里,老舍的家人并没有给北京人艺‘独一份’的授权。然而在那期间,没有任何创作者个人和团体提出要改编《茶馆》。”即使在在北京人艺内部,林兆华导演获得“初代王利发”于是之的支持,在1999年重排了《茶馆》,现在观众看到的“二代”王利发、常四爷、秦二爷都出自这一版,但这个演出版几版后被封箱。2005年,林兆华带着这批主创排红不走样地复排了1958年的首演版。从此,北京人艺的《茶馆》演出海报上,导演是不变的“焦菊隐、夏淳”。林兆华在他的自述《导演小书》里写道:“《茶馆》几十年原封不动,这是中国特有的戏剧现象。”

如果焦菊隐还健在,“《茶馆》”会一百年不变吗

《茶馆》首演至今66年,在中国内地的舞台上,这个剧本只有五个演出版,其中两个版本来自北京人艺,其余三个版本出现在2016年之后。

于是之、蓝天野、郑榕、英若诚、黄宗洛这个阵容的首演版,确定了“一部小《茶馆》,半部中国话剧史”的地位,也间接地让老舍的著作本和焦菊隐导演的演出本重合了。这个版本在1958年一鸣惊人,之后历经十多年风风雨雨,到1979年恢复演出,再创辉煌,在1980年赴欧洲巡演七国,为时两个多月。1988年,首演原班人马的《茶馆》在上海仍然大受欢迎,但最早的异议也出现在那时,评论界有声音发问:《茶馆》只有一种演法吗?1980年代的北京人艺,有阿瑟米勒亲临执导《推销员之死》,有新生代编剧何冀平原创《天下第一楼》,也有林兆华尝试的先锋小剧场《绝对信号》,这样的创作环境让林兆华大胆设想:如果焦菊



时隔36年,北京人艺再度驻演上海。图为话剧《茶馆》10月13日排练照。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隐先生还健在,他会维持1958年版吗?

1992年,年事渐高的于是之挥泪告别“王利发”,林兆华记得,老领导和自己“天天混一块儿”,两人“谈了好几年,他叫我一定要重排《茶馆》,我的条件是不按焦先生的排,他不敢答应”。于是之顾虑重重,从1958年到1992年,全中国除了北京人艺,没有一个剧团、没有一个导演敢排演《茶馆》。他和林兆华合计了有7年,直到1999年,时逢老舍诞辰100周年,于是之终于下定决心让林兆华做“一版当代意识比较强一点的《茶馆》”。在排练中,林兆华把最大的压力给到“二代王利发”梁冠华,要求他“不能模仿于是之”“赋予角色新的东西”“表现老舍独特的黑色幽默”。1999版采用了老舍的文学剧本,而非焦菊隐删节、改定的演出剧本。易立明重新设计的舞美强调象征意味,以歪斜的茶馆隐喻摇摇欲坠的旧时代。但这个版本没有对老舍的剧本和1958年的演出版作出任何结构性的改动,林兆华只给自己打60分,原因就是“没有做出新东西,还是延续过去”。即便是这样的“微调版”,在公演后毁誉参半,到了2005年,为了纪念焦菊隐诞辰100周年,北京人艺彻底回归1958版。

老舍作品改编的空间,以及“藏得最深的内涵”

2017年,《茶馆》剧本发表50周年,导

演李六乙为四川人艺排演了四川版《茶馆》,这个版本除了把京片子替换成四川话,实际上仍然沿用了焦菊隐版。同年,青年导演王翀在北京的一所中学里排演了极为大胆的《茶馆2.0》,演出的“舞台”是在教室里用课桌拼起来的,观众人数被严格限制,这部勇敢的后戏剧剧场作品只在很小的范围里被知晓,五场演出的观众合计55人。这部戏没有对老舍的文本作出改动,穿着校服的孩子说着原作的台词,一开始,语言和环境是不协调的,但是随着演出继续,老舍的文本完美地契合了校园社会的权力结构。舒济看了其中一场演出,她高度认可这个版本,她看到原作写到的种种欺压顺理成章地行变成当代校园暴力,由此联想,类似的表演可以发生在工厂厂房或企业办公室,《茶馆》的文本并未远离人们的生活,它的鲜活的现实意义值得被不断激活。

2019年10月,孟京辉因改编《茶馆》身陷舆论风暴,舒济表达了她对孟京辉的支持,她认为他打开了一扇没有禁忌的门,让她感受到当代戏剧人对老舍的关注,以及在国际视野下,老舍作品的改编还有很大的空间。但她也承认,在目前有限的《茶馆》演出本里,她永远难忘的仍是焦菊隐版。

戏剧评论家林克欢曾经中肯地分析过为什么焦菊隐版“翻不了篇”,1958版未必在艺术成就层面“不可超越”,但是它在

中国戏剧史、在中外戏剧交流史中有着不可绕过的地位。“焦菊隐呕心沥血,他在舞台上所展现出来的空间非常有象征意义,把一个时代、一群人变成了人类的生存处境,他让外国戏剧人看到中国的现实主义戏剧能做到这样登峰造极。”此外,老舍非凡的语言能力造就了全世界都没有的“中国式演剧”,以第一幕为例,几个重要角色其实只有两三句台词,居然能让观众记住,演员在台上坐得住,观众不觉得难受,所以西方导演们看了北京人艺的《茶馆》会感叹:“看似满台群演,实际满台主角。”林克欢进一步意味深长地点出,焦菊隐的视野与思维方式,达到了老舍的高度,这是最难的。“老舍写《茶馆》,他对于落日余晖、对一个时代的没落、对被时代抛弃的人们,充满着同情,这是《茶馆》里藏得最深的内涵。”

这一切让北京人艺的《茶馆》成了中国特有的戏剧现象,也是全球戏剧史中罕见的孤例。在川流不息的舞台上,《茶馆》叫停了时间,它宛如一枚时间胶囊,封存着王利发的时代、老舍的时代和焦菊隐的时代。同时,被当作表演容器的《茶馆》,让演员承载了周而复始循环的时间,看着梁冠华扮演的王利发,心力交瘁的王掌柜从阴影走向亮处,又最终留下一个萧索的背影,在他的身上,老舍的文本突破不曾变化的舞台,突破时间屏障,成为每个时代的小人物的寓言。

■本报记者 王筱丽

今年上半年,北京人艺第二代《茶馆》的演出场次达到374场,追平由老舍艺术家主演的第一代《茶馆》的佳绩。作为“北京人艺当之无愧的镇院之宝”“中国话剧的宝”,《茶馆》的神话仍在延续。昨晚,《茶馆》正式拉开北京人艺在第二十三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驻演大幕。数年来在上海齐聚的强大演出阵容,开票后迅速售罄的三场演出,堪称沪上年度舞台盛事之一。演出前一天,记者见到《茶馆》主演梁冠华,听他讲述作为掌柜“王利发”、作为一名演员的感悟。

每个时代都能在《茶馆》里看到现实

于是之、郑榕、蓝天野等挑梁的《茶馆》造就了中国话剧舞台上无法替代的璀璨奇观。“我演过黄胖子,排过刘麻子的C制。”与第二代里的许多演员一样,梁冠华也在初代《茶馆》里配演。二十出头的年纪,和前辈们在台上演出,梁冠华的心情非常纯粹——“就是紧张,没别的”。在他的记忆里,生活里看上去普普通通的老先生们,一上台,一张嘴,就仿佛变了一个人。“能够在舞台上有这样一种交集,是幸运。”

1992年,北京观众在首都剧场隆重送别了第一代《茶馆》。随之而来的,是《茶馆》沉寂的七年时光。经过漫长的等待后,梁冠华、濮存昕、杨立新等在1999年接棒主演,第二代《茶馆》自此出世。前辈缔造的舞台成就在前,观众“继承下来了”的评价足够让后辈满足。“我们是站在高峰上再攀登的一代人。只有一代代能传承下去的作品,才称得上‘镇院之宝’。”梁冠华对记者表示,“25年来,我们的配合越来越成熟,可以安慰自己,我们把班接下来了。”

一本本写满字的“账簿”称得上是梁冠华这些年饰演“王利发”的缩影。2005年后,梁冠华养成了“记账”习惯。《茶馆》第一幕,“王利发”有着一段时间较长的空闲。看着桌上的笔墨本子,在舞台后台等候的梁冠华兴之所至地记录下来。前一晚演出自己的表现哪里不够好,谁在舞台上吃了螺蛳,观众的反应如何……《茶馆》的台前幕后得以在“账簿”里瞥见一隅。

无论是初版还是第二版,每一轮《茶馆》演出总能受到观众的热捧。老舍文本隽永的魅力、演员们稳定的演技发挥都让作品在时间的流转中层层镀金。即使如今已将自己甚至其他演员的台词都背得滚瓜烂熟,梁冠华每每演出,都还是能嚼出新滋味。“每一个时代看《茶馆》,都能从中找到与现实的映照。这就是经典,这就是老舍先生的高明之处。”

表演不是“直奔结果”的艺术

不久前举行的“飞天奖”颁奖典礼上,一段AI短片让《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里梁冠华饰演的“张大民”又闯入观众的记忆中。如今回想起这部代表作,梁冠华认为导演沈好放对人物节制的处理方式给了他深刻的启发。在他看来,表演不是“直奔结果”的艺术。“喜剧一定要挖它背后忧伤的东西,悲剧则是要尽量找到体现欢乐的元素,这样的表演才够深刻,才能引出观众自己的思考。”

耕耘舞台表演之外,梁冠华在影视剧领域同样是一名“劳模”。虽然高产,梁冠华对剧本的要求始终坚持一条——必须有人物。他笑称,这是在北京人艺“落下的毛病”,“人物混沌不清,没有‘挖头’,我就没有创作的欲望。”深挖角色,揣摩剧本,这也是梁冠华对于青年演员的建议,“剧本如果写着‘青春洋溢’,应该去想‘青春洋溢’的背后是什么,人物不应该是概念化的。”

短视频流行的年代,观众的审美正经历着重塑。电影、电视剧都在呼吁年轻态的更新。作为话剧稳定,《茶馆》需不需要变?“《茶馆》的精髓不能变,艰苦的排练才让作品达到了和前人一样的水平,这是任重而道远的事情。”梁冠华直言不讳,“演员肯定要变,要有新鲜的血液加入进来,我会演到年轻人接棒的那一天。”

为“不确定的未来”培养人才,大学何为

上海交大溥渊未来技术学院系教育部首批12家未来技术学院之一,也是上海唯一入选的未来技术学院

■本报记者 姜澎 见习记者 张菲娅

放眼未来,我们需要什么技术?对这个问题,上海交通大学溥渊未来技术学院院长、宁德时代首席制造官倪军教授的答案是——“不知道”。但正因为“不知道”,未来技术学院的探索才有价值。“现在凡是能够说清楚的,都并非未来的技术。我们不能以过去的思维去揣度未来,更不能以过去的技术去迎接未来。”

上海交大溥渊未来技术学院是教育部公布的首批12家未来技术学院之一,也是上海唯一的未来技术学院。出任院长的倪军,曾在2006年创建上海交通大学密西根学院,开创中外合作办学的学者,其后又在2020年开始担任宁德时代首席制造官横跨学界和产业界。如今,他再度“创业”,探索如何为不确定的未来培养人才。

从零开始布点两个新专业

今年7月,教育部召开未来技术学院建设工作推进会,全国首批12所未来技术学院接受了第一轮检验。这些学院大多依托所在学校的优势学科建设,而上海交大溥渊未来技术学院则是唯一一个从零开始建设的学院,其设立的可持续能源专业和健康科学与技术专业,也都是教育部首次批准设立的新专业。

首批未来技术学院的申报工作启动于2020年,目标是国家未来发展战略及科技发展趋势,探索未来可能的新

兴战略产业突破和相关人才培养。几乎所有参与申报的高校都“各显神通”,按照各自对未来技术的认知、对产业布局的预测或学校自身的优势,向教育部提交建设方案,最终12所高校胜出。

“其实,学校内部也经过了好几轮激烈PK,所有参与学院和教授都有自己心目中的未来技术。”倪军当时已担任宁德时代的首席制造官,但他也受邀参加了未来技术学院建设方案的讨论。他的第一反应是:“科技发展如此之快,颠覆性成果不断涌现,未来会怎样,没人能看清。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量子技术还是聚变能源,能说清楚的都不能算是未来技术。”

几轮激烈的PK后,最终学校内部达成一致:未来对人类最重要就是“健康”——包括人本身的健康和地球的健康。这也是学院仅有的两个专业方向的由来。倪军解释说,这两个目标背后是无数需要征服的科学问题,可持续能源与物理、化学、材料等学科都有关,而未来健康更与医学、影像学、人工智能等多个学科密切相关。这意味着,两个新布

点的专业必须突破传统、突破常规、突破专业壁垒,实现多学科融合。同时,这样的布点也意味着,这两个专业也必须从零开始。

打造“专业背景最杂的师资队伍”

这不是倪军第一次从零开始创建一所学院。2006年上海交通大学密西根学院成立时,所有在这里任职的外籍教授都是倪军带到美国密西根大学、敲开一间间教授办公室的门邀请来的。还有人记得,第一年招生时学校录取已经结束,他带着老师趁新生报到在学校里发“传单”宣传密西根学院,所以学院第一届毕业生是入学后再分流的,几乎都来自学校最“冷门”专业。为回应家长对这个新学院的质疑,他每学期都要为新生家长开一次家长会,直到四年后首届毕业生就业,他们的薪酬比学校同年级的其他专业学生高出30%左右,这些现象才得以改变。

也有人记得,密西根学院是直到倪军卸任后,才有了专门的大楼。就这一

点来看,如今的未来技术学院可谓“高配”,上海交大校长丁奎岭院士和常务副校长奚立峰教授亲自参与学院筹建,所有的硬件都“一步配齐”。但在人才培养上,两个学院的使命目标截然不同。昔日的密西根学院当时只需要参考美国密西根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即可,但如今的未来技术学院,并没有先例可循。

倪军面对的挑战首先是,两个专业都是全新的,都是多学科交叉专业,实行从本科到博士一贯制培养——国内外高校都没有先例。其次,所有的师资都要重新招聘,而他也想借助未来技术学院的创办,弥补昔日的一点遗憾。“虽然密西根学院的本科生培养非常成功,但我认为,在科研方面,我们还没有做出应有的特色。”

目前,未来技术学院已有将近50位海外学者全职加入,其中一半来自全球排名前30名的顶尖高校,不仅国籍不同,且来自生命科学、人工智能、统计学、物理化学、机械、电气、软件、材料等不同的学科方向,可以说“有着全校专业背景最杂的师资队伍”。

按照学院的顶层设计,这些教师们入职后想要做什么研究,都由他们自己决定。但是,如何真正发挥他们的科研能力,真正实现全球精英为我所用?“这就是为什么未来技术学院要进行教育、科技、人才培养三位一体的综合性试点改革。”倪军说,未来技术学院打造了10多个共享科研平台和人才培养平台,包括与一些知名企业合作。学院一方面鼓励每位老师开展自由的学术探索,另一方面也让他们能够协同开展研究,通过学科交叉找到更多的科研突破点,并通过与企业“抱团取暖”的方式申请更多重大的科研项目。

本科生从入学开始就当博士生培养

从教以来,倪军见过很多国内外优秀的学生,而他最大的感触是:在排名上不相伯仲的大学,中国学生入学时比美国学生优秀,但到大学四年毕业后,却拉开了差距。令他担心的是,如果教育没有改变,未来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过去我们常说美国学生的数理基础不行,但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把美国学生的这一‘短板’弥补上了。相比之下,中国学生的‘短板’却是很难用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弥补的。”倪军说,中国教育培养了学生的解题能力,但学生们“解”的是那些高度提炼出来的问题,他们往往缺乏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发现问题、提炼问题、提出问题的能力。美国学生则更有信心和兴趣去挑战“别人没做过、没想过、想了却不敢去做的事”。中国学生在单一专业上的知识掌握不错,但是缺乏系统性全局性的思维和逻辑。

如何鼓励学生的跨学科思维,让他们敢于创新、乐于创新,去挑战那些没人做过的事,这也是溥渊未来技术学院的探索目标之一。目前,学院与宁德时代、联想医疗等不同领域的龙头企业共建联合培养基地,并建立了多个校企联合研究中心,有众多的教师同时受聘在企业担任研发负责人。按照学院制定的培养计划,学生将尽早进入企业实习实践,这种培养方式在给学生的自由度的同时,也为每位学生都配备了一位学术导师和一位企业导师,持续性从旁指导、跟踪。

“现在的学生学习新知识的渠道很多,积累的知识也很多。要把他们从本科入学开始就当博士生培养,尽早依据爱好和优势,介入到相关学科最前沿。”而对于何为优秀的学生,倪军也有标准。他希望,溥渊未来技术学院培养的学生不再只是会解题、提供一份标准答案,而是可以从行业发展现状中发现并提炼真问题。

Advertisement for the play 'Teahouse' (茶馆) at the Beijing People's Art Theatre. It features a large image of the stage set and text including: '在艺术节,遇见“系”彩人艺', '2024/上音歌剧院 10.20-22 19:30', '动人心魄的法庭交锋 当代经典的舞台震撼', and logos for sponsors like SCEA, FTZART, and PMG.